

▲笔记小说名著精刊▼

黄山书社

兰苕馆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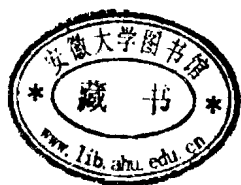
清·许奉恩 著 ● 贺凤澹 校点



笔记小说名著精刊

13
兰苕馆外史

清·许奉恩 著
贺岚澹 校点



(皖)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项纯文
封面设计:国 亮

笔记小说名著精刊 陆 林 主编

兰苕馆外史

[清]许奉恩著 贺岚澹 校点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淮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13.25 字数:26.5 万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7—80535—994—6/1·172

定价:13.80 元

笔记小说名著精刊

卷首絮语

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历代笔记小说堪称璀璨的珍珠。它以丰富的题材、充实的内容、奇异的构思、精彩的情节和简洁的语言，吸引着古往今来的广大读者。千百年来，名家代有人出，佳作指不胜数，即如我皖先贤，也创作过不少此类作品。过去，囿于传统的文化观念，视笔记小说为“闲书”；有关

的创作、出版和欣赏，均被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行为。但是，笔记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显示出在传统文化典籍中的重要地位。在关注经史、垂青诗文的同时，选择其中的优秀之作予以出版，为读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文化食粮，并供创作者借鉴、研究者参考，应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古籍整理的当然之责。

在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当今之世，固然有着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手段可供消遣，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样式可资选择；并且，欣赏笔记小说对阅

读者的文化水平和读书品位也有着相当的要求。然而,真正的艺术品其生命力是长久的,其吸引力是强大的。在一天紧张的劳作之后,侧身于案头,斜倚于床榻,借着柔和的灯光,随览几则古代笔记小说,或许不无意外的收获。它能使人在轻松随意的读书氛围中,远离现代生活节奏的喧嚣,仿佛置身于遥远的农耕时代,在夏月的豆棚瓜架之下,在冬夜的篝灯炉火之前,听村儒塾师谈狐说鬼,搜奇索怪,面对善恶人生,感受美丑世相,替古人落泪,悟生活哲理。开卷有益,“闭书”不闲,整理出版历代笔记小说

名著,自有其现实意义在。

《笔记小说名著精刊》本人忝为主编,请国内有关专业人员负责校点。选题计划得到了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和省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并在魏心一主任和陶有法局长的直接关怀下付诸实施。在此,仅向有关各方致以诚挚的谢意。

陆 林 1995 年 7 月 2 日

前 言

《兰苕馆外史》，又名《里乘》，清代许奉恩撰。

许奉恩，字叔平，室名兰苕馆，安徽桐城人。据其著述中有关资料，可知其主要活动年代是道（光）、咸（丰）、同（治）时期，又据本书金安清之跋文：“今夏再游邗江，出以见示，盖已付剞劂，公诸同好矣。……先生年已六十”（金氏再游扬州及《外史》付梓应为同治十三年），可考其出生似不晚于嘉庆十九年（1814）。

桐城为清代人文荟萃之区，许氏出生书香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少年时代即以其出众的才华，为学政沈维铎、知府卞士云等官员所器重。成年后，诗文愈佳，其诗作曾得到包世臣、姚莹等前辈名士的品题。汤雨生称其诗：“求之当代，居然与船山、仲则抗衡。”然而其科举道路却很不顺畅，“偃蹇半生”，始终未能获得一官半职，唯有辗转南北，为人做幕，曾先后被徽州知府张其仁、浙江学政李国杞、安徽巡抚程懋采、江苏布政使倪文蔚、两淮盐运使方濬颐聘为幕僚。许氏为人“真率无饰，恂恂然书生本色”；与人“论政治得失，多精创不敷。”其一生“博览群书”，“撰述宏富”，有“兰苕馆所著十余种”。据不完全统计，刊刻传世的有《兰苕馆诗钞》十一卷、《兰苕馆外史》十卷、《桐城许叔平文品论诗合钞》二卷及《转徙余生记》等数种；另有稿本《兰苕馆诗集》、《兰苕馆杂记》存世。

许氏生活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大动荡时代。他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目睹了清王朝从千疮百孔下的表面繁荣走向内外交困的全面衰落，“一生科举不达，为幕僚以终”的境遇，更使他对社会的腐败、官场的昏暗、民间的疾苦、世态的炎凉有着深切的体会。作者青年时代也曾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与人“辩论古今，商榷得失”，往往“词锋

瞿瞿，英光逼人”；无奈“久困名场”，岁月蹉跎，“迨遭离乱，间关转徙”，身心俱疲，“少年豪隽之气已消除殆尽矣”，唯有“以著书立说消磨岁月”了。“慈悲说法，寓草野之褒讥；穷愁著书，操稗官之笔削。”许星翼序中的两句正是对作者创作背景的最好说明。

据作者自述，《外史》的写作始于道光二十二年其秋试落第，成于同治十三年，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全书十卷，收录笔记小说一九〇篇，除卷九节录陈鼎《土司婚礼记》一篇，撷录郁沧浪《海上纪略》十一篇、金宗楚《豁意轩录闻》八篇外，其余皆其历年见闻“援笔记之”而成。

自《聊斋志异》肇其端，清代笔记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外史》一书受《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是明显的，如果粗略分一下，本书凡长篇，多直法《聊斋》（如《小卫玠》等）；短篇，多仿效《阅微》。“谈狐说鬼，无殊淄水之洴洋；劝善惩恶，犹是河间之宗旨。”昔人《笔记小说大观》近似广告语的两句提要，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清代众多的笔记小说相比，《外史》在创作意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其比较突出的特色。

本书有着明确的创作意旨——“为劝惩而作”。

作者于卷首“说例”开头即宣传“是书义取劝惩”，并强调题材“多系实事”，与同时代的“类皆狐鬼，可凭意造”的其他笔记小说有所不同。书中直接写惩恶扬善的篇章占有很大比例，作者犹嫌不足，往往还在篇末以“里乘子曰”的形式，直接出面议论，以强化劝惩的效果。作者重视正面教育的力量，在全书编排上颇具用心，头两卷多记述积善生福的故事，从而为其“馥善馥殃，降祥降殃，皆由于善与不善”之义理张本。许星翼序曰：“实事求是，祖麟经之义严；修辞立诚，效狐史之笔直。”这一评价虽褒之嫌过，但确实揭示了作者“托义阳秋”、意在警世的用心。

作者的劝惩观，受儒家思想的支配，这与我们今天的时代显然已不合拍；但伦理道德具有继承性，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念古今有相同相通之处。人类对先人后己、不贪财色、扶贫赈困、孝顺父母、团结友爱等美德的赞扬，对贪赃枉法、奸淫暴虐、谋财害命、忘恩负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等罪恶的抨击，决不因时代、阶级、民族的差异而不同。本书作者以鲜明的爱憎颂扬美善，鞭挞丑恶，使读者“懔然于福善祸淫之理，晓然于惠迪从逆之机”（方濬颐序），以有裨于世道人心。和其他笔记小说相比，作者更加重视正面形象的教化作用，书中以酣畅的笔

墨描写了救人急难、不彰不显、善始善终的书生(《叶孝廉》),全人性命、隐人之过、成人之美的老翁(《姑苏某翁》),光明磊落、善解人意、行近侠义的“大盗”(《金钱李二》),不贪富贵、敢于斗争、才胜男子的妇女(《蒋柿姑》)……在人欲横流的封建末世,这些普通人的真情实意、高义善举,令人倍感珍贵,倍感亲切。象叶孝廉和姑苏某翁那样的义举,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怦然心动,精神为之升华。本书的好处就在作者不是枯燥的说教,不是使人欠伸欲睡的老生常谈,而是将劝惩之理熔于可愕可欣、曲折动人的情节之中,仿佛冬夜围炉听一个阅经沧桑的老人在娓娓而谈,谈狐说鬼,亦真亦幻,诉说着他对尘世、对人生的体会……

本书在内容上很有份量。官场科场,民俗民风,家族矛盾,邻里纠纷,男女恋情,僧尼淫状,武侠怪异,神鬼精怪,均有涉及,作者以其广博的见闻和圆熟的笔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末社会世相百态图。书中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罪恶,有为了敷衍上级,污良为盗,滥杀无辜的县令(《某令》);有公然杀人越货,淫辱妇女,行为之残暴令江洋大盗所不及的总兵(《雷击某总戎》);有昼为民牧,夜为盗魁的按察使(《褚祚典》);有贪污赈款,致灾民水深火热于不顾的“父母官”(《当涂令》);有借办团练而

勒捐敛财、鱼肉乡民的宦绅(《小喜子》、《某甲》);有以官仗势,逼迫少女裸体蒙羞、饮恨自尽的恶少(《吾乡张生》);有藏奸行淫,残害人命,无恶不作的僧众(《活佛》);有以色骗人,淫欲无度,毫无廉耻的群尼(《欧公子》);有道貌岸然,骗财骗色,视无耻为合理的府学教授(《柯寿鞠》);有为“五十万金”将国家文书私自抽出卖给外邦的礼部书吏(《礼部书吏》)……

可怕的还不是这些现象本身,而是造成这种现实的体制。卷六《吴和甫侍郎轶事》记载咸丰皇帝与吴存义(和甫)的对话很有意思。吴一次在南书房当值,咸丰看他穿的貂皮衣服很旧,就问:“怎么穿这么旧的衣服?”吴答:“我自任编修以来仅有这一件貂服,已经穿了二十年了。”翰林院编修是清苦的京官,一般没有外快。听了这话,“上微笑颌之。”不久就命他出任云南学政。吴氏任职期间,赶上云南省发生民变。吴任满还京,咸丰问:“你到了哪几郡?”吴答:“因为道路受阻,各郡均未能去。”咸丰叹道:“苦煞汝矣!”第二天即任命他代理顺天府丞,说:“顺天府丞,每届考期,卷资例有千金,聊偿在滇之苦可矣。”做官有奉禄,非法收入不能取;额外收入亦不应有,起码国家制度上不能使额外收入合法化。“千里做官只为财”。看来咸丰对做官敛财的套

路很熟，朝野弊端他不是不知道，但体制如此，又积重难返，只能无可奈何，还不如公开做做人情，倒落个“优眷如此”。需要说明的是，吴存义是个清官，作者的记述也是正面颂扬，而如此则愈加表明政治的腐败、制度的混乱已经到了上下皆习以为常的地步，这种统治还能维持多久呢？

封建王朝为巩固政权，无不强化其专政手段。清廷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又加上一层禁忌，统治手段亦愈加残酷。自文字狱始，有清一代冤狱不断，荦荦大者就有数十起之多。一些地方官员为迎合圣意，往往不惜无事生非，小案构成大案，置无辜者于血泪之中。文学作品是现实的反映。清代笔记小说几乎没有一部不涉及到案狱，而《外史》一书则尤为鲜明。作者对案狱问题极为重视：“吾儒出膺民社，听讼最难，如遇人命所关，尤当慎而益慎。”（《说例》）并将记述案狱的篇目单独集中为一卷（卷八），这在以往的笔记小说中还是颇为罕见的。书中展示了社会的黑暗和罪犯的凶残；强调了慎刑恤民，除暴安良的刑法思想；充分肯定了重证据、重调查，执法公正，尽心折狱的清官能吏；强烈谴责了主观臆断、罪以刑求、案以贿赂、草菅人命、大搞冤假错案的酷吏昏官。谆谆告诫听讼官员：一不可忽，二不可动气，三不可执己见。无疑，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

的。

除上面所说的，书中还很有几处写得比较深刻，如《伊莘农相国言》通过伊里布的宦途际遇，将当时官场情性守旧的风气和人际阴暗势利的心态，揭露得颇为淋漓。又如《俞寿霍》中写阴间也有冤假错案，也有能糊就糊不负责任。那个阴府皂隶的形象就挺可笑，先是抓错了人（本应抓余寿鹤但错抓了俞寿霍），继又糊差事（送俞还阳不成则唆其做所谓的“地仙”）；一边抢狐仙的宝丹，一边却一本正经地劝戒别人不要干犯天谴。

许奉恩的小说创作，是在一定的文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作者认为清代笔记小说的创作存在着四大流弊：

先生尝谓小说家言，厥弊有四：其或割划怨旷，组织因缘，东墙窥臣，西厢背母；盟要啮臂，叙困阨之幽情；事胜画眉，绘床帷之媒态，狂荡鲜耻，其弊也衰。或屈指英雄，倾心任侠，把臂伏莽，吹唇揭竿；智远韬名，牛角挂书之辈；扶馀创业，虬髯得意之秋，犷悍藐法，其弊也横。至若设森罗之恶狱，造纆绝之幽宫，裴左氏之豕人，迷阿尼之猫鬼；野狐拜月，影憧憧而悸心；山魃吟风，声醺醺而竖发，离奇变怪，其弊也诞。他如拈花呈佛，采药求仙，宝筏回头，金丹换骨；五百道小夫人之乳，何等神通；四百门大昆仑之城，尽堪游戏，渺茫恍惚，其弊也荒。（许星翼《兰若馆外史序》）

许奉恩精于诗文评，其《论诗绝句》九九首吟咏了自汉初至唐末百余名诗人，评价很有特色，诗句也很精彩。以上看法是别人组织的文字（骈体），难免与本意会有点出入，且显得有些迂气，但确实指出了《聊斋》类小说末流立意不高、格调庸俗、手法粗糙，乃至有淫秽描写的弊端。与“褻”、“横”、“诞”、“荒”四弊相对，作者崇尚的风格是平实、敦厚和雅洁，本书的实践正体现了这一风格。如《柯寿鞠》中作者以完全白描式的对话将一个不断与命运抗争又不断遭受致命打击的妇女和一个道貌岸然、骗财骗色、虚伪透骨、无耻至极的“名士”的形象毕显于纸上，实在令人叫绝。

必须说明的，平实、敦厚，指的是本书整体上的创作风格；在具体写作中，全书不乏亦真亦幻的巧妙构思（如《林妃雪》、《俞寿霍》），波澜起伏的生动情节（如《仙露》、《袁姬》），栩栩如生的性格塑造（如《姑苏某翁》、《金钱李二》），状景绘物的细腻笔触（如《怒脂鸡》、《蚁阵》），机锋犀利的精辟论说（如《某太史鬼求代》、《柯寿鞠》等篇的“里乘子曰”）。读此书如嚼橄榄：初入口时觉得平淡；一嚼，有味；再嚼，则满口生津，其味无穷。

本书卷十主要记述太平天国之事，作者是站在反太平军的立场上据道听途说所写，多污蔑不实之

词；另外，书中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完全肯定、对本阶级人士特别是与作者有某种关联的仕绅的着意美化，以及对多妻制的欣赏等等，亦属糟粕。凡此，读者自有鉴别。

综上所述，《兰若馆外史》是一部以劝惩为意旨，兼有《聊斋》和《阅微》优点的笔记小说佳作。“不将名氏著千秋，至味咀含妙莫求。”作者感咏创作《古诗十九首》的汉代无名氏的两句诗，也是对他自己的写照。

本书初版于清同治十三年，为十卷，由作者同乡方锡庆助资付梓。后有光绪五年常熟抱芳阁刊本，亦为十卷。民初上海进步书局刊《笔记小说大观》本，八卷，系删十卷本之后二卷而成，然未作说明。另有民国十二年中华书局石印本，八卷，线装四册；《扫叶山房丛抄》本，四卷，仅收十卷本中的二十四篇；又有民国时红格抄本，一卷，线装一册，收《张相国祖》等四十六篇。此次点校以光绪五年抱芳阁本为底本（该本每卷首页作者名除署“桐城许奉恩”外，分别出现了“叔平”、“勖屏”、“頊倅”、“熟凭”、“束萍”、“术频”、“旭倅”、“鬲坪”、“赎娉”、“秣瓶”十个字号）；并参校各本，择善而从。点校中一些技术性问题的处理皆依古籍整理常识而行，兹不赘述。

我的研究重点和个人兴趣都不在笔记小说，因